

【美】索尼娅·法乐琪 ( Sonia Faruqi ) —著



# 从印尼到墨西哥 一段直击动物生活实况的震撼之旅

范尧宽 曹嬿恒 —译

An Accidental Journey  
into the Secret World of Farming  
and the Truth about Our Food

◆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

# 农 场



## 从印尼到墨西哥 一段直击动物生活实况的震撼之旅

【美】索尼娅·法乐琪 (Sonia Faruqi) 著

范尧宽 曹嬿恒 - 译

PROJECT ANIMAL FARM

An Accidental Journey  
into the Secret World of Farming  
and the Truth about Our Food



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

2018 · 北京

PROJECT ANIMAL FARM: An Accidental Journey into the Secret World of Farming and the Truth about Our Food  
by Sonia Faruqi  
Copyright © 2015 by Sonia Faruqi  
All rights reserved.  
版权登记号：图字 01-2017-3681 号

#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农场：从印尼到墨西哥，一段直击动物生活实况的震撼之旅/  
(美)索尼娅·法乐琪著；范尧宽，曹嬿恒译。—北京：中国政法大学  
出版社，2018.8

ISBN 978-7-5620-7655-1

I. ①农… II. ①索… ②范… ③曹… III. ①纪实文学—美国—现代  
IV. ①I712.5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41393号

---

出版者	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
地址	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 25 号
邮寄地址	北京 100088 信箱 8034 分箱 邮编 100088
网址	<a href="http://www.cuplpress.com">http://www.cuplpress.com</a> (网络实名：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)
电话	010-58908524(编辑部) 58908334(邮购部)
承印	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开本	880mm×1230mm 1/32
印张	13.25
字数	267 千字
版次	2018 年 8 月第 1 版
印次	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定价	66.00 元

声 明 1. 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  
2. 如有缺页、倒装问题，由出版社负责退换。

## 目录

序 言 从华尔街到乳牛牧场的奇幻之旅 001

笼里的永夜

- 01 向往奔跑的牛群 用锁链圈出的世界 009
- 02 蛋的悲歌 自相残杀的红头冠 038
- 03 猪肉工厂 泡沫与火焰的危机 073
- 04 颤声的火鸡 自由放养的谎言 101
- 05 怪胎鸡 一段开始的结束 119
- 06 动物天堂 不靠抗生素的成长历程 148
- 07 小牛肉农场的冒险 一次参访，一次救赎 175
- 08 恐怖屠宰场 未解而无谓的苦难 198

## 另一个世界的曙光

- 09 飞往巴厘岛的单程机票 满足2%人口的斗鸡赛 243  
10 快餐王国马来西亚 有空调的大型鸡舍 274  
11 最不快乐的狮城新加坡 找不到蔬食的菜单 304  
12 墨西哥野兽 和兽医的一场对谈 312  
13 赤足踩在美丽的伯利兹 与门诺教徒一起生活的日子 323  
14 在美国深入虎穴 熠熠生辉的绿色山脉 342  
15 美国山地草原 放牧与工业化的战役 370
- 结语 紧紧相系的未来 389  
后记 幽暗不会独立永存，只是因为缺少了光 406  
小记 416

# 从华尔街到乳牛牧场的奇幻之旅

我从小几乎就注定要从事金融业，因为我既用功又崇尚物质主义。我做什么事情都很认真，喜欢待在图书馆里早早写完功课，并且为此感到开心。我喜欢上课胜于下课，也喜欢写作业多过玩跳房子游戏。中学时，我会花好几个小时素描静物，可能是一盆苹果或一瓶花束。然后我感觉自己的生活也宛如静物一般，仿佛一个塞在茶杯里的哈密瓜。我的内心渴望更多，无论是在心理上，还是在物质上。

当时我拥有的钱还够满足各种需要，包括买吃的、缴学费、买鞋子，但这并不足以填补我满坑满谷的欲望与向往。我想要买更多的衣服、更多的书，以及更多的精致锡盒，用来珍藏各式精美的小东西。我的母亲偶尔会说：“你喜欢为了拥有而拥有，拥有的本身就能为你带来快乐。”我把她的话解读为赞美：当时我想，我还真是早熟，如此迷恋拥有所带来的喜悦。

高中毕业之后，我进入达特茅斯学院就读。这是一间小型的人文社会领域大学，校园里有许许多多的树木作为点缀。学院里的每一门课就像是一样食材，学生要自己去拣选、切片，然后在心灵上加以搅拌。而最终的目标不只是及格过关，更是要表现卓越。达特茅斯学院

也基于“强化人际关系”的理由，鼓励学生在开学之前，参加一场为期五天的团体登山活动。我以前从来没有爬过山，因为我从未想过要爬山，并且我是在都市公寓里长大的小孩。但是，我决定参加这场登山活动，是因为其他的同学都参加了。然而，出发两个小时之后，我就发现“这趟远足是我一生中最错误的决定”。

即使因为领队的坚持，我已经心不甘情不愿地取出了化妆品和巧克力，没有带上路，但我仍感觉背包像是绑在背上的石头。更糟糕的是，我没有东西可以吃：因为我只吃肉。从小我就挑食，不吃蔬菜、水果，而由于肉品会在旅途中腐败，所以无法携带。于是最后，我决定什么都不吃。比食物更严重的问题是硬件设施。野外没有厕所，所以我们必须走进树林里自行解决，自己就像是变成了原始人。因此，我决定憋上几天。（而且我做到了。）

最后，还有野生动物的问题：当时我觉得晚上睡觉时一定会被熊攻击。有一天晚上，我觉得自己听到动物在耳边喘息、流口水的声音。“把你的手电筒给我！”我向旁边缩成一团的睡袋大叫着，并且把同伴摇醒。我拿着他的手电筒四处照射，但是根本就没有熊，只有被我吵醒而生气的登山伙伴。从此以后，我就下定决心避免参加任何户外活动，因为艰难的生活形态显然并不适合我。

后来我从达特茅斯学院毕业，拿到的主修学位是经济学与公共政策，辅修政府学。取得学位之后，我就和同学们一窝蜂地涌入了华尔街。华尔街是金钱事业的天下，像是一条快车道、一道已经可以享用

的餐点，并不需要昂贵的研究所学位调味。当得到一份投资银行的工作时，我感到十分高兴和满足。

投资银行对于年轻的新进员工只有一项要求，就是月球以地球为中心运转，而员工则必须以工作为中心运转。身为一位投资银行从业人员，我不是为了生活而工作，我是为了工作而生活；我不是为了生活而吃东西，我是为了工作而吃东西，而且我还会一边工作，一边吃东西。三餐都在办公桌前解决，并且狼吞虎咽，好让自己可以继续打字、计算、工作，我成了一部拥有女人形体的工作机器。

但是，我乐在其中。我喜欢觉得自己很重要的感觉；我喜欢领薪水；我喜欢每天穿着套装；我喜欢穿着高跟鞋，一路走过办公室的地毯，腋下夹着文件；我喜欢位于纽约上东区的公寓，只要走几步路就可以抵达中央公园；我喜欢快速在键盘上移动手指，眼睛快速扫视计算机屏幕。每天早上起床，我都像是一只小黄金猎犬一样，流着口水，迫不及待地展开全新的一天，完全无畏每周工作 70 个小时。我当时觉得，华尔街就是我应该存在的地方。

直到我被裁员。

在我进入投资银行之后，美国的经济便开始迅速失血，首先是从次级房贷产业开始。阵痛很快开始向外蔓延，直到整个金融体系都在痛楚中抽搐不止。于是投资银行发现，对公司而言，持续喂养小鱼苗已经不再有利可图了。以往投资银行利用奖金、红利的鱼饵，就能把小鱼苗吸引进渔网里；而现在这些投资银行决定一刀斩破渔网，解雇

数十万名员工。于是，在办公桌前生活两年之后，我也被迫离开了。

我当时打算应征其他金融机构的职缺。我愿意继续燃烧同样的热情火焰，只不过燃料改由另外一家银行提供。我的生活依然还会是一个同样令人欣喜的礼物盒，上头绑着 Excel 的绿色缎带，缀饰着 PowerPoint 的红色蝴蝶结，不过就只是换到另一张办公桌而已。但是，我想要先休息一下。之前我在华尔街马不停蹄地工作，甚至没有请过一天的病假。于是我想，休息一段时间可以让自己充电，帮助自己找回能量，重新启动。

在休息期间，我阅读了一些书，思考了人生，并且从纽约搬到多伦多。

由于手边有非常多的时间，所以我决定前往农场担任志工，而且我自认为，这样的体验将会是一场有趣的冒险。我联络了十几座小型有机农场，打算热心提供免费的协助，帮助农场的食品生产工作。我以为这些农场一定会既惊喜又感谢，但结果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。大多数农场的态度非常冷淡，而且丝毫不感兴趣，只有一座有机乳牛牧场接受了我模糊不清的志工服务，并且只提出一项条件：我至少要做满两周，不能只有原先所希望的最多一个星期。

我勉强同意这项条件，而乳牛牧场则勉强同意提供住宿。

我在小时候曾经囫囵吞枣地读过《大草原之家》(Little House on the Prairie) 系列童书，所以对于有机农场的想象很类似这些童书中田园、草原之类的场景。当时我以为自己的农场体验将会既富有教育意义，

又兼具度假的功能。而且不久之后，我就会重新回到充满套装、工作表及摩天大楼的繁华世界。

当时的我完全不晓得自己正在踏上什么样的旅程。



笼里的永夜



## 用锁链圈出的世界

麦可·米勒（Michael Miller）和艾琳·米勒（Irene Miller）这对夫妇听到我不会开车时很不能理解。我连小客车都不会开，更遑论货车或是曳引机了。

“你几岁了？”艾琳问我。

“二十五。”

“那你怎么不会开车？”

“我都搭乘地铁。”

麦可和艾琳看起来不太满意我的回答。他们也无法理解我竟然对农场一无所知，连干草与麦秆哪里不一样都不晓得。他们说，这好像是分不清楚面包和床一样。干草就像是面包，是拿来吃的，而麦秆就像床一样，是拿来睡的。我有可能会睡在一块面包上，或是吃掉我的床吗？

不会，我羞愧地向他们保证。

让我更羞愧的是自己的外表。艾琳并没有化妆，也没有佩戴任何饰品，而我的耳朵上则挂着晃来晃去的耳环，脸上画着亮色的腮红，

身上穿着鲜艳的衣服。我的打扮看起来就像是要去参加派对一样。

艾琳看起来很想说些什么，感觉不吐不快。“这里所有的人都  
是白人。”她用荷兰口音告诉我，同时盯着我咖啡色的皮肤和黑色的头  
发。“几年前有一个黑人家庭搬来，不是搬进我们的村子里，而是搬  
到附近。我们从来没看过他们，但是我们听说了很多关于他们的事，  
因为大家都会盯着他们看，跟着他们，没有人喜欢他们。他们只住了一  
小段时间，从此以后，附近就再也没有黑人家庭搬来过，也没有犹  
太人、中国人或是像你一样的印度人，这里全部都是白人。”

我并没有纠正艾琳，告诉她我其实是巴基斯坦裔，而不是印度  
裔。我住在多伦多市中心，距离米勒一家只有短短三个小时的车程，  
但我却感觉像是来到了另外一个国度。

好一段时间，餐桌上只有刀叉和盘子相互碰撞的声音。最后，麦  
可打破沉默，告诉我说：“我们有 130 头乳牛和小牛。”

“我不喜欢动物。”艾琳紧接着补充说道。她直接从酒瓶中慢慢  
啜饮一口红酒，而我很快就知道，这是她每天晚上的例行事务。接着  
她瞄了一眼屋子的另一端，那里有一只有着斑点、肉桂色的澳洲牧羊  
犬。“我本来不想养狗，但是麦可想要，所以我们就养了一只。”

这只狗是麦可从六只同窝的小狗中亲自挑选的，原因只有一个：  
“它是里面最安静的一只。”这只安静的狗非常适合麦可，因为麦可  
从小就是家中男孩子里最安静的一个，而且愈长大就变得愈安静，沉  
默寡言到让人以为他是不是发了什么从此不再开口说话的毒誓？麦可

长得又高又瘦，有一张棱角分明的脸，阴郁的双眼像天空一样蔚蓝，脸颊上的胡子则像云朵一样白。

就像在荷兰的所有祖先一样，麦可也是一位奶农，虽然他曾经想过自己可能会选择一条不同的道路。他念的是热带农业，希望能够“拯救世界”。最后，麦可并没有前往任何热带国家的农园工作，不过他至少离开了荷兰，离开一片长三十英里的土地。在这块土地上，他的祖先曾经走过了四个世纪，而麦可也预想他的四个兄弟及他们的后代，或许还会在那片土地上走过往后的四个世纪，就像山一样地伫立在那里，直到永久。

结婚几年后，麦可和艾琳来到加拿大，搬进一栋两层楼的砖木造房，今天他们依然住在这里。在加拿大的前十年，他们以传统的方式经营农场，当时艾琳的头发在冬天会红得像番红花，而在夏天则会褪成夕阳般的珊瑚色。后来艾琳有了一个想法，而这个想法也大幅改变了他们的环境。艾琳注意到，当时有机产品的销售正在发展。这个运动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便开始风起云涌，为了要对抗农业工业化的趋势。此外，消费者对于健康、永续发展及动物福利也日益重视。艾琳留意到有机产品供需之间的落差，于是向丈夫建议，让他们的乳牛牧场取得有机认证。

有机认证十分昂贵，不过艾琳的这项决定所带来的利润却远远超出她的预想。自从米勒夫妇取得有机认证以来的二十多年间，有机产业就像是热气球似的一飞冲天，2013 年在美国的销售金额已经达到